

史記

世家十八之三

十一

共十三

			五〇〇三	漢書門
一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五〇〇三		漢書
函	一八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03	
冊數	18	(11)	
函號	279		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為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曆年不永勳業蔑如繼之齊魯會何等級可降為列傳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

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

名隨代分割蓋陽城舊屬汝南史遷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據以為說故其不同他皆放此

廣者陽夏人也字叔

索隱曰夏音貢韋昭云淮陽縣後屬陳○正義曰地志云陳州太

康縣本漢陽夏縣也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上悵恨久

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

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為鴻鵠之志哉

索隱曰尸

鳥若鳳皇然非鴻鵠與黃鸝也

二世

年七月發閭左道成漁陽九百八屯大軍徐廣曰沛郡蘇縣

○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置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者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成多富者役盡悉貧弱者而發之者也適音直葦反又音磔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

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

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成而

敗猶愈為戍卒而死也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索隱曰姚氏按隱士遺章邯書云李斯為二世廢十七元而立今王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也

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索隱曰扶

蘇為二世所殺而百姓未知故欲詐自稱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

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索隱曰漢書作倡倡謂先也吳廣以為然乃行卜索隱曰行者先也一云行往也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

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項曰假託鬼神以威眾也

故勝廣曰此教我威眾也○索隱曰裴註引蘇林臣項義亦當矣而李奇又云卜者戒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之而勝失其旨用依鬼神起怪蓋謂得其旨也陳勝吳廣喜念鬼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思念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

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

嘉靖八年刊

憑焉孔文祥又云伺切間隙不欲令眾知之文師所夜
次舍處也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也夜
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篝火音溝篝火音溝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

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土

卒多為用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

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

尉劍挺徐廣曰挺猶脫也○索隱曰按脫即奪也說文

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

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

曰藉吏士名藉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伐

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

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

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

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索隱曰

又音祈縣名屬沛郡下者降也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索隱曰

昭云符離屬沛郡李奇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

云徇畧也音辭峻反陳餘皆行收兵比至陳索隱曰地理志

千餘卒數萬人攻陳正義曰今陳州城也本陳守今皆

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

守非官也與下守丞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蓋謂

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桀與皆來

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

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

楚素隱曰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

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

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

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

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素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

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

滎陽李由為三川守素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

郡李由李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

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漢書也姓蔡音義曰房君官號

君也○素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

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嘗

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事春申君自

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

數十萬至戲軍焉正義曰即京東戲亭也秦令少府章邯免鄜山

徒人奴產子索隱曰小顏云猶今言家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

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索隱曰曹陽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平

嘉靖八年刊

徐敬

三里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西章邯追敗之

復走次澠池十餘日正義曰澠池河章邯擊大破之周

文自到軍遂不戰徐廣曰十月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

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

臣等家室欲誅之枉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

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

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正義曰

郡縣涉趣趙兵亟入關索隱曰趣音趙王將相

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

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

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

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

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

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

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

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

將相之家趙獨安敢言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

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

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徐廣曰今

狄人田儋殺狄今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

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

立六國後以樹黨○索隱曰晉灼云寧陵今時咎在陳在梁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耳

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

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

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

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

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

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

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

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

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

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邲索隱曰說

音悅九人名皆音悅邲音談小顏云邲東海之縣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此邲別是地名或恐邲當

作邲邲是邲縣之地或見下有東海邲縣故誤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

走陳銍人伍徐徐廣曰一作逢○索隱曰地理將兵居

許正義曰括地志云許州許昌縣本漢許縣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

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銍人

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

二音取又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正義曰今音子史反守慶於邲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監邲

嘉靖八年刊

盛應麟

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屬武平君告軍

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

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

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臆月張晏曰秦

之九月瓚曰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

建丑之月也還至城父縣因降下之故云還至下城父又顧氏按郡

國志山乘縣有下城父聚在城父縣東下讀如字其說

為得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正義曰音唐今謚

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謂者將

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為倉頭軍起新陽索隱曰韋昭

令謁者駕令涓人取冠為倉頭軍起新陽云軍皆著青

帽故曰倉頭○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州真

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應劭云在潁水之陽

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索隱曰為如字讀初

陳王至陳令銓入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

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

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

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

將引兵之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欲擊秦軍定陶下正

曰今曹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索隱曰齊王曰聞陳

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王公孫慶曰齊

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王楚有事當令於

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索隱曰即左復攻陳

嘉靖八年刊

同祥

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都盜都音盜復擊秦左右校破

之青波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

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

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

乃置索隱曰數音朔數謂自辨往數與涉有故也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

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

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音長願者助聲之辭也

索隱曰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願也

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

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願妄

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

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

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

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陳不善者即自發而不往下吏也

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

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

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磔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案褚先生曰徐廣曰徐廣曰徐廣曰

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據所見別本及班固傳褚先生云合作太史公今據

向祥

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

焉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詞而曰險阻已位也

始皇本紀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

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

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

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

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

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

而闔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

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

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

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

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

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正義曰音聚

陳軫邵滑邵正義作昭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

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

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作

形高故並仰向關門而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

攻秦有作叩字非也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秦無亡矢遺鏃之

嘉靖八年刊

高城

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

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索隱曰說

文云櫓大楯也因利乘便守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

入朝施及孝文王壯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

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索隱曰臣瓚云短曰敲長

曰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

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

而報怨索隱曰貫音烏還反於是廢先王之遺燔百家

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

銷鋒鋦徐廣曰鑄一作鑄以為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

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今巡問何誰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

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

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瓮牖繩樞之子氓隸之

人徐廣曰田民曰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

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

千百之中索隱曰阡陌如淳云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陌音豹

嘉靖八年刊

嘉慶

率罷散之卒將

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

旗天下雲會響應

靡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

秦族矣且天下非

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非尊於

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

耨棘矜非銛於句

戰長鎚也索隱曰鉏耨謂鉏木也論語曰耨而不耨是也棘戟

也耨戟柄音勤適戍之衆

非偉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

用兵之道非及鄉

時之士也索隱曰鄉音香亮反鄉時猶往時也蓋謂孟嘗信陵

蘇秦陳軫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

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如結束知其大小也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

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

抑八州而朝同列

索隱曰謂秦強而抑八州使百有餘朝已也漢書作招八州亦通

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

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

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

也索隱曰施音式也國其仁心不施也

反言秦虎狼之天下故亡也

索隱述贊曰

天下匈匈

五內之主

倚鹿爭捷

瞻烏爰爰

陳勝首事

厥號張楚

鬼怪是

鴻鵠自許

葛嬰烹下

周文西

始親朱房

又任胡武

夥願見

心不與

莊賈何人

反際城父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外戚世家第十八終

史記四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

首之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索隱曰繼體謂非創

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去度為之主耳非獨內德

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

索隱曰韋昭云塗山

國名禹所娶在今九江

而桀之放也以末喜

索隱曰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

焉殷之興也以有娥簡狄吞燕卵而生契紂之殺也

嬖妲己

索隱曰國語殷幸伐有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

任

索隱曰系本云帝譽上妃有邠氏之文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維源名履大人跡生后稷大任文王之母

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索隱曰國語曰幽王伐有褒姒

自夏之興三褒姒皆是史蘇之詞見國語及列女傳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

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索隱曰公主紀變編來迎女傳曰

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競

競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索隱曰妃奇君不

能得之於臣索隱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之尊

得也故曰匹夫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

或不能成子姓索隱曰鄭玄註禮記云姓者子能成子

姓矣或不能要其終索隱曰按謂有始不能要其終也

栗姬衛后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

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

姁索隱曰娥姁呂后字按漢書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

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入有寵索隱曰漢書云其子

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

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

者野居露宿恙也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

教女為孝惠皇后索隱曰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

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

嘉靖九年

馬相

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責外家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其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衷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在未央北故曰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

索隱曰媪音烏老反然媪是婦人之老者通號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索隱曰顧氏按冢在秦記薄父冢在會稽縣西北崇山上今猶在城北崇音在合反及諸侯畔秦

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媪內其女於魏王宮媪之許負所相

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

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

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

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

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

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

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臯臺漢書作成臯靈臺西征記

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魏州故鄭之制邑漢之成臯縣也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

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
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
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
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
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
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
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
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索隱曰地
縣在河內恐地遠非其封案長
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
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

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

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

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

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二人薄太后

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索隱曰按廟
記云在霸陵

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滻水東原上名曰
少陰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是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南陵故縣在雍州萬年縣東南二十
四里漢南陵縣本薄太后陵邑陵在東北去縣六里以

呂后会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
霸陵縣

有軹
道亭

竇太后索隱曰皇甫
謐云名蒨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在冀
州棗強縣東

嘉靖九年刊

比二十五里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正義曰謂宦者為必置吏主發遣宦人也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然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索隱曰嫫音疋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立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巴而又徙梁是為梁

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

索隱曰擊寘注決錄云竇太后父少遭秦亂隱身魚

鈞墜泉而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間號為竇氏青山

竇少君墓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七里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

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

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決錄云建字長君弟

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

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

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

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逐其宜陽

為居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云時雖小

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
 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
 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
 沐沐我索隱曰丐音蓋丐者乞也沐米蒲也謂乞者為弟沐也請食飯我乃去於
 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
 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相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弟子之此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
 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
 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
 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廣長君少君由此為退

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

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

章武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長君前死封其

子彭祖為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

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

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竇氏凡三人

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

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

索隱曰當武帝建元六年此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

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嘉靖九年刊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姁音志地理志

志云大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母曰臧兒臧兒者故

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

女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

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

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索隱曰竒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依也乃奪金

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

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

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

生男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倚闥殿也先是臧兒又

入其少女兒姁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生四男索隱曰謂廣川王越膠東王寄

清河王舜常山王憲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

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

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

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

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曰怨怒謝長公

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

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夫人幸姬會常使

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索隱曰望猶責望謂恨之

嘉靖九年刊

龍

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孫景帝恚心嗾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嗾音銜漢書作銜銜猶恨也長公主曰譽工夫人男之美

景帝亦賢之又有一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

大行奏事畢索隱曰大行禮官行音衡曰子以毋貴毋以子貴索隱曰此皆公羊傳

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

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志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

皇帝尊皇太后毋臧兒為平原君正義曰德封田蚡為

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

趙邑漢武勝為周陽侯正義曰地理志屬上郡○

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

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即晉州城西次為南宮

公主正義曰南宮次為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

帝諱改名林慮慮音盧○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

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此共侯園而王太后後

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正義曰括地志云陽陵在

雍州咸陽縣 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曰衛青傳云父鄭季

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侯

妾衛媼通牛青故冒衛氏主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

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被徐廣曰三月上

之襪呂后本紀亦云三月被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

故或定之也索隱曰小顏被音廢今亦音拂謂被襪之

遊水自潔故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

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

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正義曰尚主也於上還坐驪其

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

陽主拊其背曰行矣疆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

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

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

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

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男名據索隱曰即上

長公主後封為當利公主也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皇后姓陳

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嫖女無子

也會祖父嬰堂也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即景以故陳皇

后驕貴聞衛子天大幸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

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漢書云

嘉靖九年刊

左

為皇后呪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餘人乃廢后居
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
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奏皇而
后復親幸作頌信二也復親幸之恐非實也

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
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指吾女壹何不
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

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
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

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
索隱曰地理志冠軍屬河陽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

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

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名闕王夫人早卒而

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名聘正義曰名賀李

夫人早卒索隱曰李延年之女弟漢書云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其兄李延

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

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

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正義曰漢武帝令李廣利征大宛國近西海故

號海西侯也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廣陵王胥燕王旦也其

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

狀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正義曰疑此元成之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

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

正義曰按後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

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嫫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

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

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

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正義曰

東南二十二里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

字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

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

下車泣曰索隱曰烏大姊何藏之

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

引籍正義曰武帝道上通到謁太后太后曰

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

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

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

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三南宮

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

嘉靖九年刊

龍

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索隱曰金氏之甥修成君
祖王氏同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后此二子
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
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

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

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索隱曰名不疑

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安二曰發干侯索隱

故城在魏州頓丘縣北六十里也三曰宜

登地理志發干縣名屬東郡○正義曰括地志

云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三曰宜

春侯索隱曰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正義曰

春侯括地志云宜春故城在豫州汝陽縣西南六十七里

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世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

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

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

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

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

主何以易之乎於是王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
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

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日惡滅除光耀禁華貧賤
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案隱曰幸昭云婕妤好也一

女漢舊儀云皇后為邢夫人號姪娥云姪音近妍眾人

謂之姪何說文云姪長也好也姪何秩比中二千

石案隱曰崔浩云中猶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

華秩比二千石案隱曰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儀云

淳云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漢律真二千石

俸月二萬按是二萬斛則二萬斗亦是二千石也崔浩

云列卿已上秩石皆正二千石則是真二千石也其二

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耳此崔氏說今無

引而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

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

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

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

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

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

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

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

走士不必賢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

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

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名姬

兩人也案隱曰美善云武帝遇河

南

嘉靖九年刊

子亟使使召之子亟幸號曰拳夫人得發手得一三鈞云鈞弋宮在長安

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年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

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年正七十昭帝年五歲耳〇索

又誤按元始衛太子然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

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

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

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讓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

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

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宮秦之甘

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

者夜持棺往葬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孝

武帝鈞弋趙婕妤昭帝之母齊人姓趙少好清靜六年

卧病右手捲飲食少望氣者云東此有貴人推而得之

召到多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昭帝更葬之棺但存

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蓋臺於甘封識其處

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時乃止

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

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

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居驕蹇淫亂自

恣莫能禁也女小觀后邪故諸為武生子者無男

女其母無不遣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

嘉靖九年刊

相

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益為感立虛誠

索隱述贊曰

禮貴夫婦

易叙乾坤

配陽成化

比月居尊

河洲降淑

天曜垂軒

德著任姒

慶流娥嬭

建我炎曆

斯道克存

呂權大寶

實善云言

自茲已降

立嬖以恩

內無常主

後嗣不繁

外戚世家第十九終

史記四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

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

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

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

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

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孟康云丘空也兄

亡空有嫂也今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

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

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歷釜旁使為聲漢書作轅音勞

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

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

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

為羹頡侯

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二年高祖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索隱曰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五十九

唐虞

莫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樂金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莫頡山在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據高祖取其山名為侯號者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

子日鼻謚頃王有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

楚王都彭城崇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郡也即位二十三年

卒子夷王郢立崇隱曰漢書名郢客也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

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崇隱曰私姦服舍中姚察云姦於服舍非必宮中又按集註服虔云私姦中人以罪重故至削郡也春戊與

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

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

七十里州至昌邑巴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有梁丘故城在

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

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

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

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

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

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

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二十四

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

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

十九年死○索隱曰太史公唯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只謀反誅死故不同也○

嘉靖九年刊

唐虞

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遂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乃昭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齊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名友謚曰幽

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

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即

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

王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

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

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

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失姓也遂燒殺

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

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

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

漢邊縻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

自殺邯鄲遂降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

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母刑申公遵其言索隱曰漢

書申公名培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

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豈有篡殺之謀為

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三

唐瓊

矣安危在出今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

漢封同姓 楚有令名 既滅韓信

王失彭城 穆生致醴 韋孟作程

王戊棄德 與吳運兵 太后命禮

為楚罪輕 文襄繼立 世挺才英

如何趙遂 代殞厥聲 興亡之兆

所任宜明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終 史記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一不知其何屬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漢書賈高帝從父兄

初起時漢王元年遷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索隱曰即

桃林之塞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

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

渡白馬津入楚地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按賈從此

津南過入楚地也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

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

十二里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正義曰今壽州壽春縣是也還至使人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五十一 唐徐

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
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

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尉已死

以臨江為南郡正義曰今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

正義曰今陳州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

也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

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

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

淮東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徐泗濠等州也

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

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索隱曰

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為布軍所殺高祖

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

隱曰楚漢春秋田子春說張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高帝三年澤為

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稀得王黃為營陵侯

人田生游之資以畫干營陵侯澤音灼曰楚漢春秋田

子春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選曰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

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

嘉靖八年刊

皇天德

言不復與我為與也文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

今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驪

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

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

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此一切

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吕公知高祖

使為長者瓚曰謂諸吕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

意也○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吕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

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

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代太后又重發

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

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吕已王萬戶

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

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

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吕產為吕王太后賜張卿

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吕產

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

尚缺望索隱曰缺音決又音窺睡反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

得王喜去諸吕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

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

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入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

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

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

齊合謀也○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

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

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土欲誅諸

立功之迹太史公間疑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欲誅諸

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中榮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

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

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

子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為

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姁生子男

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姁定國有所欲誅殺臣

肥如今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今亦郢

名今郢人以告定國也○索隱曰如淳意以肥如亦臣

臣而肥如今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在遼西

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

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

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

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出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

踈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索隱曰謂

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侯張敖說封呂產乃恐然劉澤卒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之三

三

唐書

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濞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索隱曰濞先發呂氏今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傳盛也蓋盛其能濞發也

索隱述替曰

劉賈初從 首定三秦 既渡白馬

遂圍壽春 始迎黥布 絕間周殷

賞功胙土 與楚為隣 營陵始爵

勳由擊陳 田生遊說 受賜千斤

權激諸呂 事發榮身 徙封傳嗣

亡於郢人

荆燕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其母外

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

齊言者皆予齊王索隱曰謂其語音及名物異於楚魏一云此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

還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

齊王燕飲元禮如家人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而乃自元敵如家人行兄弟

之禮故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

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

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

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

嘉靖八年刊 唐璣

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

兄子酈侯呂台為呂王徐廣曰酈一作鄜○索隱曰二

在南陽台音胎呂后兄子○正義曰按酈音呈益反括

地志云故酈城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

也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南

北三十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

虛侯索隱曰地理志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

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

高后割齊琅邪郡正義曰今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

呂為三王徐廣曰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

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

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

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

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

索隱曰顧猶念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

而及若皆訓汝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

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

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

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

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

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

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

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齊相召

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也

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

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

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

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

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

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

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

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

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

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

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

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

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

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

嘉靖八年刊

唐鑒

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
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
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
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
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

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隱王如意幽王友梁王

恢徙燕趙並高祖子也滅梁燕趙正義曰梁王恢燕王建梁以王

諸呂分齊國為四索隱曰謂齊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

以為呂王奉邑城陽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也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

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

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

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

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

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

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

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

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

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

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

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

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

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

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

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

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

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

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

恐不能言者然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

妄庸人耳索隱曰此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

罪而放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

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

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云物怪物得勃勃

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

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

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

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

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

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

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宣王卒太子側

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正義曰今齊北王所立東牟侯為齊

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

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為列侯正義曰齊罷音不齊

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

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間以悼惠王子

揚虛侯為齊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齊

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

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間為齊北王

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此可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

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誅以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

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齊王使菑川濟南也

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索隱曰譜中大夫名卬也卬王剛反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

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

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

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

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

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天齊初圍急陰

嘉靖八年刊 唐瓊

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

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

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

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

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追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

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

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

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

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

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寵反謂令其長女紀翁主

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王女云翁主正其後宮母令得

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

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謂王太皇太后有愛女曰脩

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王太后太后憐之脩成君

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

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

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

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

後宮具備且甲齊貧徐廣曰乃為宦者入事漢無

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

嘉靖八年刊

唐瓊

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俄然有一害恐

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

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尋不得聞於天

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

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得千金言齊

人衆而且富也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

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

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

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

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

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

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

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

孝王時事是也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

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

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

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家園在郟割臨菑東

環悼惠王家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

景王章齊悼惠王子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以朱虛侯與大臣共

誅諸呂而章身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

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

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正義曰年表云都陳也。四年復還王

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

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

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

恢立是為戴王徐廣曰廿二年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

三年十五歲卒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次之

齊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正義曰都齊州也以東牟侯助大臣

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

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

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

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

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

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

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

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

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

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張異曰王

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

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正義曰安都故城在嘉州高陽縣西南二十九里

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郡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

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正義曰辟

音壁郡以勒侯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索隱曰勒漢書作勃皆音力地

理志縣名也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

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正義曰年表云菑川王都劇故城在

青州壽光縣西三十里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索隱曰按地理

志縣名屬下原也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

因徙齊北三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

齊北菑川王反母後及徙齊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

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一年卒子遺代

立是為頃王二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

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

一歲卒正義曰亦褚少孫文之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正義曰卬

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城在淄州長川縣北四里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

膠西王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淄州東南六十里也十一年與吳楚反漢

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正義曰年表云都高墨按即墨碓渠齊悼惠王

子正義曰年表云都高墨按即墨以白石侯文帝十六

年為膠東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十

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之三

唐虞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

漢矯秦制 樹屏自彊 表海大國 悉封齊王

呂后肆怒 乃獻城陽 哀王嗣立 其力不量

朱虛仕漢 功大策長 東牟受賞 稱亂貽殃

膠東濟北 雄渠辟光 齊雖七國 忠孝者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終 史記五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豈人也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以文無

害為沛主吏掾矣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

害者如言無比不留間語也○索隱曰漢書云何為高

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索隱曰說文高祖為

亭長常左右之何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

以五李奇曰或二謂資俸之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云時錢有重

者一當百故秦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

辨明何素有方里也蘇林曰辟何與何乃給泗水卒史

從事也秦時無制史以御史監郡何乃給泗水卒史

徐廣曰沛縣有水亭驪按文穎曰何為泗水卒史

索隱曰如亭按行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在忽反

嘉靖八年刊

事第一

索隱曰

課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

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

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何獨先入

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

相項王與諸侯有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

塞戶口多少彊羽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

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

漢王引兵東定二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

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

樂陽為去令約宋立宗朝社稷宮宗縣邑輒奏上可許

以從事即不及矣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

乃以所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劉氏音漢

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

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

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

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

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

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

決高祖以蕭何為最盛封為鄼侯文穎曰音贊墳曰今

有二縣音字多其屬沛縣有音贊屬南陽者音讚按

茂陵書蕭何國在河南陽也孫檢曰

嘉靖八年刊

唐斐

今皆作所由亂也所食多功臣若二三等身被堅執銳多者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

嘗有汗馬之勞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

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

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

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

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

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

及奏位次皆曰陽侯曹參才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

最多宜第一上一統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統屈也

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音鄂

曰素隱曰功臣表鄂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

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

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

所詔今召而數萬衆會上之肥者數矣夫漢與楚相

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關中給食不乏陛下

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陛下此萬世之功也

今雖亡曹參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

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

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嘉靖八年刊

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

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謂

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安平侯者從定諸侯

坐與淮南王交通棄市國除○正我曰若地志云澤州

安平縣本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

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

也索隱曰謂人皆三何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

獨五所以為贏二也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

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國

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

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

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

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

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

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害君也願君讓封勿

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

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

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

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

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

皆附君常復豈幸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

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以自汙正義曰貴音

賒也下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甘計上乃大說上罷布

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賣民田宅數千萬上

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

乃利人也所以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

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

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上大怒曰相

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

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前問曰相國何大

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人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

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

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

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

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

過又何足法哉索隱曰李斯歸惡陛下何疑宰相之淺

也韋昭曰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

老素恭謹又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

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

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
 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
 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
 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
 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
 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謚
 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謚
 為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
 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曰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

索隱曰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

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

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闕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

蕭何為吏 文而無害 及佐興王

舉宗從沛 關中既守 轉輸是賴

漢軍屢疲 秦兵必會 約法可久

收圖可大 指狀發蹤 其功實最

政稱畫一 居乃非泰 繼絕寵勤

式旌礪帶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終 史記五十三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唐瓊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正義曰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張華曰曹參字敬伯按沛今徐

州縣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

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涓者○索隱曰涓

音古將擊胡陵

正義曰縣名在方與南

方與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正義

曰方音房與音預兖州縣也

攻秦監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

三人○索隱曰本紀泗川監名平則平是名公為相尊之稱

大破之莫下薛擊泗水

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

之○正義曰曹參擊方與

豐反為魏攻之

索隱曰時雍齒守

賜爵

七大夫擊秦司馬丘

正義曰音表

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

索隱

嘉靖八年刊

曰地理志礪屬梁國狐父墟名在梁礪之間○正義曰

善置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

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祔城又攻下邑以西至

縣也言取礪狐父及祔縣之善置盧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漢下邑城今礪山縣是虞城

縣在州北五十里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元父索隱曰

縣名屬山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括蘇林云

地志云元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先登遷

為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擊章

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淄州高苑

故城安縣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

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

以沛公為礪郡長將礪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曰孤

楚官名號曰建成君索隱曰地理志遷為戚公曰遷

參為戚令○正義曰即屬礪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

爰戚縣也是時屬沛郡成武縣屬山陽擊王離軍成陽南

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

在濟陰成地名周武王封弟季載於復攻之杠里大破

成其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復攻之杠里大破

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圍趙賁開封

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正義曰曲丘羽反

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

聚按中牟鄭州縣也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

執珪呂氏春秋得伍負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

下輟轅緱氏索隱曰地理志陽武緱氏二縣屬河南輟

轅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緱氏洛州縣

也絕河津正義曰津濟渡處括地志云平陰還擊趙賁

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從南攻犍與南陽守齧

戰陽城郭東陷陳應劭云今赭陽赭陽是南陽之縣正義曰陷南陽守於陽城郭東也取

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蓋田關在前攻秦軍藍

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

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

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曰梁州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

初攻下辯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

州西五雍黎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右扶風音胎

七里故陳城一名武功縣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正義

州好時縣東南十三里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擊三

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索隱曰櫟音歷按文穎云壤鄉

闕正義曰櫟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復圍

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壤坊是高櫟近壤鄉也

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

陽更命曰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參將兵守

景陵漢書音義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

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

廢丘正義曰周曰大丘秦更名廢丘漢更名以中尉從

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即蒲津關也至河內下

嘉靖八年刊

脩武正義曰今懷州獲嘉縣古脩武也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

取碭蕭彭城正義曰徐州二縣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

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

曰東郡燕縣駟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

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柱天在廬江潛縣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

於昆陽追至葉遠攻武疆贊曰武疆城在陽武○正義

州管城縣東因至滎陽參白漢中為將軍中尉從索隱曰

北三十一里用擊諸侯及項羽敗遠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

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大破之徐廣曰張

有張侯毛澤之駟按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邀音速

○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正義

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

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

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生得魏王豹取平陽

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州城是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

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大破之斬

夏說徐廣曰鄆縣在太原音烏古反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

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臧將軍於鄆城中臧

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之三十四

三

本安

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
遂取臨菑遠定濟北郡攻著濞陰平原高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

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濞陰平原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

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曰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

齊地今闕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

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

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

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

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

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

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

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

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

軍大破之南至蘄遠定竹邑相蕭留索隱曰地理志蘄

沛韋昭云留今屬彭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

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司

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

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

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

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

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
 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
 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
 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
 以并容也今君擾之殺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漢書音義

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又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

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
 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
 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
 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鄉大夫已下吏
 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
 得開說以為常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
 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
 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
 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尊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
 窋索隱曰音張律反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

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為我

非也乃謂年少密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

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

然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密無得言我告密汝今諫汝父當自云是已意也

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密二百曰趣

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密

胡治平如淳曰猶言用密為治○索隱曰胡治也言語參何為治密也乃者我使諫君

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

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

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

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

曰善君休矣參為代

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代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密高后時

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

侯子竒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

公主生子襄時病羈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

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

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
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
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
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

曹參初起

為沛豪吏

始從中涓

先圖善置

執圭執帛

攻城略地

衍氏既誅

昆陽失位

北禽夏說

東討田既

剖符定封

功無與二

市獄勿擾

清淨不事

尚主平陽

代享其利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終

史記五十四

嘉靖八年刊

已巳世家三

周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

正義曰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

城內有張良廟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既歷代相韓故屬潁川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索隱曰韓系及悼惠王二十三

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破良家

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

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索隱曰謂大父及父良嘗學禮

淮陽

正義曰今東見倉海君曰秦郡縣無倉海或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之二十五

三皇若

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
穢在高大麗南新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
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同候也狙七預反伺也索隱

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擊秦皇帝博浪沙中正義曰晉

陽武縣有博浪沙誤中副車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
按今當官道也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

奉車郎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

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徐廣曰圯橋也不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嘗訓經也

間閉字也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

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應劭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

記本有作上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

亦音夷理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

或然也良愕然欲歐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故罵之為其老彊忍

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索隱曰業

謂良心先已為取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

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

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

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

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曰讀

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

嘉靖八年刊

城山下苗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

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狀林丹黎履赤馬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

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卷三

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

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

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

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漢書書義曰官名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

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訓隱曰殆近也故遂從之不

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

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

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筆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

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

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

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

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嬰豎易動以利願沛公

且留壁使人先行為王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也益為張旗

幟諸山上為疑兵徐廣曰疑今鄭食兵行直實也秦將

秦將果畔欲連和信西華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

其將欲叛耳恐二卒不從者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

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先至藍

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

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

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

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數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良曰夫秦為無

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且縞素為資晉灼曰資

籍也欲沛公反秦奢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孔子家語

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

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

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

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

公曰鯁生索隱曰鯁謂小魚也音過勾反教我距關無

臣瓚按楚漢春秋鯁生本姓解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

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

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宮燈令項伯具言沛

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

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在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

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真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

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在與中地項王乃許之遂

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

五十里南中山頭置金於後偽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侯信之乃

令五丁共引牛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

云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遣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

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

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

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

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

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

漢王亦已還定三秦之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

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

關以東等齊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

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

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

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

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

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燒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杜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卑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天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燒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下書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然也然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商容曰在紂之妻者標榜其門商容紂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其志曰商容各執羽箭焉於行山武王欲以爲三公曰商容曰商容曰徐廣一作式封紂下之墓一作式封紂下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不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

嘉靖八年刊

宣卷

粟散鹿臺之藏以賜貧者陛下詔散府庫以賜貧窮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索隱曰四矣索隱曰殷事已畢索隱曰德董為軒索隱曰車而用乘車也索隱曰說文云車也索隱曰兵倒置干戈覆以

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

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索隱曰天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

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之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

牛桃林之陰索隱曰晉灼二索隱曰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

經云有桃林廣三百里索隱曰以不徒以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

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索隱曰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

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也索隱曰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

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

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

入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亡者復橈而從之漢書音義

楚無疆疆則六國無疆索隱曰荀悅漢紀索隱曰唯當使

此事云獨可使楚無疆則六國屈橈而從之陛下焉

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工輟食吐哺罵

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曰豎儒謂此

公高祖自謂也今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

為齊王漢王怒張敖說漢一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

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

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

嘉靖八年刊

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
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一房功也自擇齊三萬
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以天以臣授陛下陛下
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雖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
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
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
復道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
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
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
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

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
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見於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
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
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數起時有故怨
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
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
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示隱曰縣名屬廣漢○正
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
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國封羣臣罷酒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
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

雒陽雒陽東有城皇西有穀颺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

待留侯曰然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

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山正義曰穀

在右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右隴蜀正義曰隴山

山隴云左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

曰隴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

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

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

曰此言謂者蓋兵之依憑古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

金城也蘇秦說秦一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

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周

國遷乃為大事之向祖即日西遷者留侯從入關留侯性

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杜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

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

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

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

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

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

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

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節也謂東園公留侯季夏

嘉靖八年刊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
隱居夏里脩道號曰夏黃公周里先生河內蒙人大
伯之後姓周名箭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
里先生孔父祕註作得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
陶潛西入目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
而爲此說 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
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
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
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
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
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
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
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
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受禍矣且太子所
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
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毋
愛者子抱索隱曰此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
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
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
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索隱曰如淳云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
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上雖病遣載輜車卧
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太子自彊於是呂

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西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目將兵而

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三由郵索隱

音尤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薛彭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

二里半按郵乃今之候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

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

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定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

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

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虫子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

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

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廿世偉上怪之問曰

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

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

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下善罵臣等義不

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

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

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

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

已成難動矣呂后直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

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

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其昭曰矰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

曰馬融註三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尚安所施歌

數閱索隱三音曲亢反謂曲也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

罷酒竟不為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入之力也留侯從

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及立蕭何相國

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

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

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

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

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

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乃學辟穀道引輕身一云乃

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索隱曰欲輕舉也○會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彊食之

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

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

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子房始

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

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

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

也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

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
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云風
老子以書授張良亦異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
說耳父後化為黃石功力焉豈可謂非天平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
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竒偉應劭曰
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忤蕭該
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警悟於人至見其圖
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
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留
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
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

留侯個儻 志懷憤懣 五代相韓

一朝歸漢 進履宜假 運籌神算

橫陽既立 申徒作扞 灞上扶危

固陵靜亂 人稱三傑 辯推八難

赤松願遊 白駒難絆 嗟彼雄略

曾非魁岸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終 史記五十五

嘉靖八年刊

章浩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中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

蓋後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

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

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

食糠覈耳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謂麤屑為紇頭有

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

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

負索隱曰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或恐是丈夫爾張負女孫

嘉靖八年刊

史記世家二十六

章浩

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

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

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索隱曰高誘

負背郭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索隱曰一

居也長者所乘安車與載註戰國策云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

子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

何子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

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子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

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

兄伯以逐其婦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曰席里

中社平為宰索隱曰其里名席上里社碑云惟斯席里古陽武之

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

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

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

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從少年往事

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

陳平去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

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

悍

嘉靖八年刊

卷之三

一

章浩

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

定殷者將更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

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

將要中常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躡而

佐刺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

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

也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受

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

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

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

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索隱曰謹謹也音謹又音喧漢書作皆怨曰大玉

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

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

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

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臣聞平居

家時盜其嫂事魏不谷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

日大王尊官之今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

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

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

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

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

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

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

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

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

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

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

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

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

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

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

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

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

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

之頑鈍嗜利無恥者如淳曰猶無廉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

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資侮人不能得

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

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

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

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問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馬之具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益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若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

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

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

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

會諸侯於陳陳楚

之西界

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為楚西界也

信聞天子以好

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

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

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

帝像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

定我固當烹高帝謂信曰若母聲而反明矣武士反

接之

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

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

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

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

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

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

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

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

蘇林曰闕氏音

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

桓譚新

此以工妙踴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

嘉靖八年刊

三皇浩

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由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奸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謂氏日以遠跡不如及其未到今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媼之性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論言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畧同不知是應高帝南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索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蒲陰也上其城堙見其屋室其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屬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元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宣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雍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今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

崩平恐呂太后及呂氏疑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

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

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

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白傳教孝惠如淳曰傳相之傳也

是後呂頹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

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

中封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二年卒論武侯

至玄孫除陳平為左丞相上陵有故沛人始為縣豪高

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

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

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此以毋置軍中陵使

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

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

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

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

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

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

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

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

嘉靖八年刊

章法

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

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

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言官

皆因決事呂頹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

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

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

口不可用願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讒也呂太后

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

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廣

徐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

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三歲為淮南王所殺

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沂菑川平降之國

除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

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

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

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

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十戶居

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

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

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

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

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

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

世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

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

同既古人所未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

了故並存兩解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

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

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

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

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

平遠矣居頃之絳侯入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

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

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

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

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

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婿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

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

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據國家之患及已后時事

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

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

曲逆窮巷

門多長者

宰肉先均

佐饗後罷

魏楚更用

腹心難假

棄印封金

刺船露僎

間行歸漢

委質麾下

榮陽計全

平城圍解

推陵讓勃

裏多益寡

應變合權

克定宗社

東丞相廿二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卷縣在榮陽。索隱曰：早昭云屬河南地理志

亦然然則後置榮陽郡而卷隸焉音丘玄反字林音丘權反

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索隱曰謂薄為曲詩慎註淮南云曲章薄也韋昭云常為人吹

簫給喪事

索隱曰左傳歌虞殯猶今材官引彊漢書音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

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

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

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

之索隱曰二縣名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殿不進也

地理志屬梁國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殿戰功

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語與諸將俱討功則曰殿最獨

嘉靖九年刊

列

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定魏地攻爰威東繆索隱曰小顏音非

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晏也索隱曰徐氏云以往至栗取之正義

曰括地志云栗屬沛郡也攻齧桑先登在梁彭城間擊秦軍阿下

破之索隱曰謂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山

陽定陶襲取宛胸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得單父令夜

襲取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以前

至卷破之擊李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

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

拜勃為虎賁令索隱曰漢書云襲賁令七其音肥縣名屬

以今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

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絳氏絕河津正義曰即直平

陽縣東北五十里擊趙賁軍尸北索隱曰賁音肥火姓名也尸

之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

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

曰或是封號未必縣名也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

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攻槐里好時最

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

最北攻漆正義曰今幽州新平縣古秦地擊章平姚

嘉靖九年刊

三

印軍索隱曰印音五西定汧正義曰汧源縣本漢開縣地也還

下郿頻陽扶風頻陽屬左馮翊也圍章邯廢丘地理志曰

槐里周曰大丘槐里者槐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

章邯本都廢丘而破西丞正義曰括地志云西縣故城

也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

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一縣還守雒

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

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索隱曰茶如字讀易水

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

秦之舊馳道也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

下霍人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偏陽子歸納諸霍人杜

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後地理志云後

漢後人縣也按樊噲列以前至武泉徐廣曰蜀雲中

武泉故城在朔州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

鞮破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還降太原六城正

日并州縣從銅鞮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

還并降六城也

嘉靖九年刊

擊韓信軍於岩石破之應劭曰音沙或曰地名○索

按在樓煩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正義曰音為音赤座反○正義曰

下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也所將卒當馳

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

乘馬締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締名也乘音始證反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

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圜索隱曰因守之因轉

攻得雲中守邀索隱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

中丞相箕肆將動徐廣曰箕一作與勳一作專一作轉

反漢音勳亦作博字並誤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

擊豨靈丘破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斬豨得

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

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

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

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

御史大夫姓施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昌

平縣本漢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媯州懷戎復

擊破綰軍沮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媯州

改漢為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定上谷十

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

縣最從高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物舉其得相國一人

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谷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

嘉靖九年刊

卷

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

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

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趣為我語其椎少文

如此讚曰今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

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

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

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以勃

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

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

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

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前既立以勃為

右丞相賜金五十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

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

父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

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

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

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

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

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

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

所執簿○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曰以公主為證公

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故獄

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

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

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駟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

物志謂頭上巾為冒弟又音啼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惠者噴

也遭者逢也謂太后云據中南楚之間云陌額也曰絳

侯絳皇帝應劭曰尚不反况今更有異乎將兵於北

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

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

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

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借言不相合當也坐殺人國除絕一

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

曰表皆作條字駟案服虔曰條言條○正義曰括地志

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索隱

曰應劭云負河內豈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曰君後

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索隱曰貴重矣於人

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

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

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

音子容反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

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

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

軍軍霸上正義曰廟記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祝茲侯

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門名

也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

西南二里也西商二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

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

弩持滿索隱曰彀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

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

詔索隱曰六韜云軍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

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

若今擅鄭衆注周禮肅拜若今擅鄭衆注周禮肅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索隱曰

前橫木若上有敬云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

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

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

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微巡京師武帝

尉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

以禦非常煩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

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

文且崩時誠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

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

尉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

及兵部尚書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

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

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

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

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

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

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

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

索隱曰韓頹當也。正義曰弓高滄州縣也。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

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

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如淳

謂也。索隱曰音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

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

之吳王濞奔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

徒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

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越人殺之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

於此城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

置二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也

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

卻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

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

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

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

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主各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自

竇太后君在時竟不得以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

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吾其信以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

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

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

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

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

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

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亞

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

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大胾也音側吏反○無

嘉靖九年刊

瓊

切肉又不置櫓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櫓應劭曰尚席主席者

索隱曰顧氏按輿服雜事云尚席掌武帳惟慢也櫓音筋漢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景帝視而笑

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蔽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

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

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甲楯

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駟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者取

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

為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即國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牙

條侯索隱曰牙牙百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

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不用也

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正義曰景帝見條侯不對簿

故召詣廷尉使重推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

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

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

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

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

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三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

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蘇句始有顛倒○索隱曰紀

嘉靖九年刊

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大將坐爵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三元鼎五年坐爵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各有所不同也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仕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謀足而虛已不學古文所動有違忤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顧尚席終以窮困悲夫徐虛等不遜謂顧尚席是也

索隱述贊曰

絳侯佐漢

質厚敦篤

始擊碭東

亦圍尸北

所攻必取

所討咸克

陳豨伏誅

臧荼破國

事居送往

推功伏德

列侯就第

太尉下獄

繼相條侯

紹封平曲

惜哉賢將

父子代辱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又于外

繼時

繼時

計若

掛以

掛以

大掛

朝朝

朝朝

事

亦園

亦園

亦園

魏書

魏書

魏書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七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丹竇太

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

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孝文帝即

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

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

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

於晉陽即此城是也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

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

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

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五十七

宗

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

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

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

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

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

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

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通梁王十四年

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

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

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

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

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

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下大棘杜預云

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

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

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

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

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明年漢立太子其

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

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圍縣駟案四十餘城皆多大

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

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

梁孝王苑中有落援巖栖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

也園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

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大治宮室

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索隱曰如淳云在

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得賜天子旌旗出

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法駕三十六乘東

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

傳蹕止人清道言出入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

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此鄒陽之屬公孫詭多

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表之人鄭玄云奇表初見王

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

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

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馬

馬迎梁王於闕下鄒展曰但將駟馬往瓚曰稱乘輿駟

副車駕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

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

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正義曰著竹畧反

通引出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

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云漢

嘉靖九年刊

宗

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實太后義格如淳曰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故閣也亦遂不復言

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

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

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

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

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

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

諫王正義曰姓軒丘名豹也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

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人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

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謂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漢書

曰茅蘭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此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

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

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

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

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

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

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有獻牛足出背索隱曰上張晏云

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于也此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午者五之音衝在六

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

靖九年刊

王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
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嘗太后哭極哀
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
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
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倉梁孝王
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
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
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
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
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

志亦隱曰漢書作襄

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

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

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壘樽直

千金

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詩云酌彼金壘壘有畫

家○索隱曰應劭曰孝王

誠後世善保壘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壘樽

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

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

開府取壘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

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

晉灼曰詩

慎措置措以為竿○索隱曰措音走側格反漢書王陵

傳逸走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竿也謂為門扉所竿

浩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

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

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也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

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

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

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

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

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

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

史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

行而梁王襄無良師使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

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

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闕孝景中

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

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

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

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所殺發

嘉靖九年刊

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言有所殺者于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替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六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

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

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

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

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
索隱曰竇嬰袁盎皆言如同家立子不合立弟

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

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

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

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

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

甚善成王曰王宜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

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宗隱曰此說

同事與封故虞同彼二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

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地志云故應城故應

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云氏春秋云成三戲前

桐葉為圭以封故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毀時已

有應國非成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

王所造也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

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

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

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

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

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

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

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

而實不與今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

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

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又

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

傳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

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之六

宗

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誑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

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高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木法見曰

文帝少子

徙封於梁

太后鍾愛

廣築睢陽

旌旗警蹕

勢擬天王

功扞吳楚

計醜孫羊

竇嬰正議

表盜劫傷

漢窮梁獄

冠蓋相望

禍成驕子

致此猖狂

雖分五國

卒亦不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終

史記五十八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五十八

梁

梁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索隱曰闕音過漢書無于字程姬子曰餘非端

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

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索隱曰漢

書云大行皇帝奏謚云好儒學被服這次必於儒者山東

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

天下雄俊魯僖公歸之孝武帝時魯王朝被廢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朝對無窮孝武帝帝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三百里王共勉子共王不害立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然

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

書云授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

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

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墼垣為宮索隱曰服虔云宮

云牆外行馬內山音人椽反又音軟上徵榮榮行祖於

江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

又音奴亂反墼垣牆外之短垣也

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遊而死于道因以為嫫祖非也據

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為嫫祖非也據

帝系及本紀皆言嫫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

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較壤土為壇

於道則用黃熟或用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

狗以其熱血舉左輪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邳都責

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榮最長死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無後

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

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

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
初好音輿馬晚節齷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索隱曰

更故舊曰易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

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

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

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

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

并即陰作兵器而時諷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

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

與奸服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

姦服舍中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囚使

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

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

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

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

子為膠西王索隱曰按廣周書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

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填之

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顏師古云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徒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彊足以距郭璞云究謂窮盡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

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索隱曰謂詭詐人之辯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主彭祖衣阜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

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三擅權使使

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音角獨言權謂酢權也會音會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會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權為平

亦得解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以

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

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

祖不好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埤蒼機謂楚信鬼神越信機祥者也好為史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

走卒行微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微是郊外路謂巡微而伺察境界邯鄲中諸使

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卬與其女及同

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卬卬以故廢趙更立太

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正義曰樂好肉有子枝屬百二

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史治事王者

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

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

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云音問其故對

以大臣內讒時臆日踈其言甚雄壯詞氣謂漢之英藩矣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昱代為中山

嘉靖八年刊

王索隱曰漢書昆後諡康王
子頃王輔嗣至宗國除也

右二國本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

口說故以冊注面目的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

賦以為脫桂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欒的即釋名所云

也說文云婢女汗也漢律云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

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

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

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

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淫謂之對曰臣立二十

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鮒音拘

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

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諡齊有齊王幸臣桑距

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

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王數上書告言漢公卿

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

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以作樓車鏃矢戰守

備候淮南之起應劭曰樓車所以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

雅金矢以金為箭鏑鐵字林音子注爾及吏治淮南之

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

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不

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

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

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

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

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

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

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

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

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悅梳以母無寵故亦

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

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

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姬音亡常侍病故王

為二妬女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嘉靖八年刊

李安

病及王薨主后太子乃至憲王不以長子梳為人數
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
梳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梳梳
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梳自言憲王病時王后
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
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
騫索隱曰按騫是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咎掠擅出滇所疑
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梳
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

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
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太后妾不和適
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
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
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
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
乃立安世弟質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
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

今為六五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餘廣曰國所出得自除內有者入於王也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

景十三子

五宗親睦

栗姬既廢

臨江折軸

闕于早薨

河間儒服

餘好宮苑

端事馳逐

江都有才

中山提福

長沙地小

膠東造鐵

仁賢者代

悖亂者族

兒姁四王

分封為六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終

史記五十九

嘉靖八年刊

史記五十九

國本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

索隱曰姓霍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

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

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真皇子賴天能勝衣

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

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太子位

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唯陛下

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嘉靖八年刊

史記世家三

九

周

申朔乙亥御史出光

尚書令丞非

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

其名耳丞非者或尚下書左右丞非其名也

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索隱曰莊

也

御史大夫臣湯

索隱曰

太常臣充

索隱曰

大行令

臣息

索隱曰

太子少傅臣安

索隱曰

行宗正事昧死上

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

宜專邊塞之思慮暴發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

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

樂損郎真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

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

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

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

等議正義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

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

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

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

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臣旦臣胥

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

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

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天生蒸

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

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勤徐廣曰一作養一作最

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遷使其更議

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

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

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

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成爲建

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

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

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

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

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鄼索隱曰蕭何蓋文終也蕭

子續封南陽褒廛羣臣平津侯等正義曰公孫弘所封

之贊音嗟也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

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

諸侯王子弟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

故有百餘國已爲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索隱曰燕王也漢

爲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

世臣請立臣閔索隱曰齊王臣曰索隱曰燕王也漢臣

胥索隱曰廣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

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

白牡駢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用白牡駢剛亦魯周

牲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
也不純色也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
未央宮丞相臣書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
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
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
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
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
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
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
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

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行祿父之難伯禽
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
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
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
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祿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
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
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疆暴極臨
北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素氏音文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
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
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

嘉靖八年刊

周書

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
 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其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
 而家皇子為列侯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
 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
 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闕臣曰臣賀為諸侯王四月癸
 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
 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
 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
 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
 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

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

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

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鄼皆曰以為尊侯壽成後為太常也

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

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

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

輿地圖疑自古有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

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

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

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闕為

齊王曰為燕王省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

徐廣曰一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

云元時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

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

王曰於戲小子闕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

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戲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

音稀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

杜○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

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

之茅土齊在東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

方故云青社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

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

義則君子懈怠無歸也附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憊不臧乃凶于而

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

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曰為燕

王曰於戲小子曰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暈粥氏虐老獸心索隱

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

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

萌索隱曰萌一作毗韋昭云毗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

嘉靖八年刊

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降

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一二軍中之將下旗

去之也如淳云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

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悉爾心母作怨母肥德

徐廣曰肥一作非。索隱曰蘇林云非廢也本亦作肥。肥敗也孔文祥云非薄也漢書作非。正義曰肥音符。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二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

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

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

湖之間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滂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人輕心

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壇駟案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

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母侗好佚母應劭曰無

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主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

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

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疆而王室安自古至

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

三王封世

舊史爛然

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

去病建議

青翟上宣

天子冲挹

志在急賢

太常具禮

請立齊燕

閔國負海

旦社惟玄

宵人不通

葷粥遠邊

明哉監戒

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

方今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闕闕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尸天下膏腴地吳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

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闕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

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佞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適宵人，維

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陽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瀋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

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高密地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三里

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三高

帝少弟也封三十一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

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

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

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

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

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埏北迫匈

奴其人民勇而少恩故誠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

獸心以竊盜侵犯百姓送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

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

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佻德

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之武備常備匈奴也非

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

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木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

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

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

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日果

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

案憲曰案昭帝時有七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在纒上

歲三晉曰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
竈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臣輔政
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鈞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
子道不順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
使燕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富誅昭帝
爵之

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
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

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
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至
燕各異日更見書主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

為列陳道昭帝嘗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
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

織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
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

通義國家六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雅也雅正也近謂王曰古者天
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

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
也外合言異姓太
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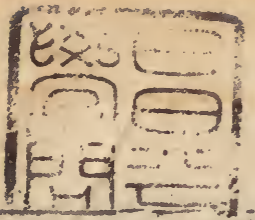
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
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

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
下笑於是燕王曰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

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

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
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
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
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
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滄中徐廣曰滄者漸
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
改反漸漬也滄如禮滄澣之滄謂洗也音思酒反○正
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
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
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
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曰兩子一子為安定
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以奉燕王祭

祀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一里



三王世家第三十終

史記

嘉靖八年刊

李

